



戰鬥着的中國

著 夫 諾 蒙 西
譯 椿 元 蔣

版出店分總南中庭書華北

戰鬥着的中國



史 實 與 理 論
—— 國 家 與 民 主 ——

馬克思主義學說中國化研究

戰鬥着的中國

西康諾夫著
蔣元樸譯

北平各店中南總分店出版

出版編號(中)0925

戰鬥着的中國

著者	西 蒙 諾 夫
譯者	蔣 元 椿
出版者	新華書店中南總分店 (漢口黃興路25號)
發行者	新 華 書 店
印刷者	漢 口 印 刷 公 司 (漢口黃陂路8號)

• 一九五〇年十月初版 •

1—20,000 (漢)

基本定價(乙)4.80

CA410/04



西蒙諾夫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七日。深晚，陰雨而且黑暗。三小時之前我們乘車到達衡陽——湖南南部的一座大縣城。衡陽是作爲『真理報』記者的我，在中國同志們招待之下到人民解放軍戰鬥部隊中去旅行中預定要到的第一個城市。

這座城從國民黨軍手中解放已經有二十天。在華南作戰的第四野戰軍的司令部就駐在這裏，明天我將去見該軍的司令員林彪同志。

可是這是明天的事。而當我獨自坐在現在作爲野戰軍政治部駐地的縣銀行房子的頂層上安排給我住的小房間裏時，我從記憶裏搜索着在中國度過的一個半月來的，特別是最近從北京到衡陽途中七天之中的印象。

在下面，在窗口下，一個哨兵把步槍扛在肩上安靜地來回踱着步，潤濕的刺刀閃閃發亮，他的棉衣上面套着一件美國雨衣。屋頂上和鋪道上輕柔地浙瀝地響着南方的綿綿秋雨，這秋雨一路都跟着我們。

我逐天的記起我們蘇聯代表團在華北和華中經過的全部旅程——哈爾濱、瀋陽、北京、濟南、南京、上海。

我記起在白天和晚間、大會堂裏和露天舉行的盛大的歡迎、歡送和集會。記起千百雙友好的眼睛中暖人心靈的光輝。記起千百次默默的有力的握手。慣於手執步槍的人們是這樣握別人的手的：不是在說話之前也不是在說話之後握手。而是以握手代替着話語的。

我記起：在天津，有一個顯然是剛開始學俄文的，穿着藍色工人上衣的年紀不輕了的人向我走來。他直望着我，激動地而且困難地，可是用心地說出俄國話來，他問我：

『同志，請告訴我，你愛新中國嗎？』

『是的，同志，我非常愛新中國！』我也激動地回答了他。

我記起那個代表中國工人出席保衛和平大會的姑娘，年青，苗條，可是結實。她用激昂的，稍暖的，男孩子似的嗓子清楚地說出每一個字眼，蹙着眉，並且顯然由於記起自己過去的不幸而生氣，她說到她怎樣在國民黨時代的上海看過一張『光明之路』的影片，她怎樣的喜歡這張片子，怎樣的希望也能那樣的工作和生活，可是在國民黨時代這是不可能的，那時候她就開始鬥爭。而現在，在新中國裏，工人們終於能夠走上了這條光明的道路。因此她是幸福的。因此她願望和平。也因此她來這裏出席。

我記起很多事情。可是就在今天而且就在這裏，在這接近前方的城市裏，我特別有力地記起一切與軍隊有關的事情。

我記起在北京到上海途中的旅伴，他是一位不很年青的小個子的團長，出身於江西的農民，十六歲就離家參加了人民軍隊，今年三十七歲，過了二十一年戎馬生涯，開始時是當小鬼——連裏的小司號員。

我記起那個安詳地沿階級走上講壇去的人，他是上了年紀的，結實的，非常強健的，樸實的農民一樣的臉上有著許多很深的皺紋，這臉很像許多中國農民的臉。我記起全場怎樣在聽了這人的開頭幾句話之後，就都站起來，歡呼了十分鐘還不願意坐下來。翻譯竭力超過歡呼聲在我耳邊叫道：

『朱德同志說，在開始他的報告之前，他榮幸地宣佈：「我們已經接到照會——蘇聯在世界各國中第一個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記起上海的一萬三千人的大會，在鉅大的鋼骨水泥的聽衆席上只有一種顏色——軍服的綠色，在聽衆席上坐着第三野戰軍的一萬三千名指戰員，就是他們在齊天強渡長江並佔領了上海。而這一萬三千人一聽到斯大林的名字，一聽到斯大林格勒這個字眼，就都站了起來。

最後，我記起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佈成立的日子。北京故宮城牆前的大

廣場，從頭到腳都用從國民黨軍繳來的美國武器裝備着的中國人民的軍隊，連續經過這個廣場達兩小時半之久；看了這支軍隊，使你自然而然地記起中國人民領袖毛澤東的充滿了冷嘲的慣用語：『華盛頓是我們的兵工廠，而蔣介石是我們的運輸大隊長。』

順便，談到蔣介石吧。在十月一日莊嚴的閱兵式中的某一片刻，整個廣場，站在廣場上的所有軍隊，都笑了起來，忍不住的笑了起來，哈，真的，而且沒法忍住不笑。

這是在慶賀新中國成立的第一聲禮炮鳴響以後幾秒鐘內發生的。威力強大的排砲已經響過，突然沿着站在廣場上的部隊的行列，不知從那裏跑出來一隻被排砲嚇得要死的狗。牠站住了一會兒，可是第二次排砲又響了，牠就又急急奔跑起來。隨着每一次排砲響，牠就愈加夾緊尾巴，加快腳步，沿着大廣場狂奔。忽然，在第三次或第四次排砲響時，有誰說了一句話，這話不覺就傳得所有的人都說起來了。

『蔣介石！』

再過片刻之後，這句話已經飛遍了全場。站着的軍隊也哈哈大笑。檢閱台上哈哈大笑。站在列隊於廣場上的部隊後面的人民哈哈大笑。完全發狂了的狗更是滿廣場狂奔着，被排砲聲嚇得渾身發抖，跑得愈來愈快。

『急急忙忙上台灣！』和我並排站着的一個中國同志笑着說。

而經過了一個月多一點，的確已經快了，看來除了台灣以外，在中國將已沒有這位流亡的從前的獨裁者落腳的地方了，而他坐着據傳聞是由日本飛行員駕駛的美國飛機，在中國領土上狼狽地竄來竄去已經有好幾個月了。

在這裏，在南方，第四野戰軍展開了圍殲國民黨殘留在大陸上的最大的兵團——白崇禧兵團的戰鬥。

劉伯承將軍指揮的第二野戰軍已開始由此地向西進攻還殘留在國民黨反動派手中的中國西南的最後幾省——貴州、四川和雲南。

就在昨天，在此地，到衡陽來的路上，在湖南的省會長沙，我被邀出席一場同志們的晚宴，這場宴會會長沙警備部隊的首長們招待劉伯承將軍的，他經過長沙到準備進攻重慶的他自己的部隊中去。

這位已經不斷地戰鬥了三十年，負過十多次傷，好多次被國民黨報紙說他死了，又好多次復活了劉伯承將軍，是謙遜的人之中最謙遜的人。他坐在爲他而設的晚宴席間，似乎這一切完全與他無關，似乎他是非常偶然地來到這裏的，他竭力使自己成爲儘可能地不被注意的客人。

關於劉伯承將軍，他的同志們說，還不會有任何人在任何時候看到他休息過，而如果他休息，那很明顯的，只是放下這一件工作，却又幹起別的來了。在與日本軍隊和國民黨軍作戰的最

艱苦時期中，這個喪失了一半視力的人（這是因為在有一次負傷中他失去了一隻眼睛），在土窖裏，在半毀了的鄉村泥舍中，憑着燈光，在多年之中利用自己『空閒』的一點一滴時間，設法有系統地譯了許多部蘇聯的軍事書籍，從大部的著作到戰略與戰術，直到『軍事思想』雜誌上使他感覺興趣的個別文章。

我現在還可以恍然在目地想到昨天的情形：在招待他的晚宴以後，我們在長沙和劉將軍並排坐着看師宣傳隊的晚會演出。台上演的戲是『最後列車』。這戲取材於中國鐵路工人在國民黨撤退時的英勇反抗的一件真事。

全場都有興趣地看着戲的演出。開始是不願給退却的國民黨軍開車的工人們把司機藏了起來，後來，當兵士們把他找到時，工人們就躺在機車前頭的軌道上，寧死也不讓列車開走。最後，司機用假裝同意把列車開走來騙國民黨軍，他跳上機車去，却原來是爲了把汽放掉，於是被國民黨軍官開槍打死了。

坐滿全場的從長沙警備部隊來的軍人們和同劉伯承一道上前方去的指揮員們，都專心地而且嚴肅地看着戲。和我並排坐着的劉將軍也那樣專心而且嚴肅地看着戲。現在，他戴着眼鏡，頭大而且圓，灰白頭髮剪得短短的，臉上帶着沈靜得驚人的表情，穿着黑色的沒有任何特殊標誌的士官服，與其說他像中國人民解放軍中最老練的將領之一，不如說他更像大學中的一位老教授。當

辭完了時，他告別着，微笑了一下說：

『我明天要走了。在南方戰事結束時，請上我們部隊裏來。如果您來得及的話：我們也很快將發動攻軍慶了。』

他輕輕地握了手，和夫人一同走了。他夫人也穿着和他一樣的樸素的黑軍服，她會伴着他度過了漫長的戰爭的歲月。

二

我不覺把思想又回到幾天之前。北京到漢口途中有一個站是徐州市。徐州地區之所以出名，是因爲在這裏，一九四九年曾發動了一次解放戰爭中規模即使不是最大的，也是極大的戰役，這就是所謂淮海戰役。

在這次戰役中殲滅了並且俘虜了蔣介石集中，在華中阻擋解放軍渡過長江的主力。

劉伯承將軍指揮下的第二野戰軍，和陳毅將軍指揮下的第三野戰軍協同達成的這次輝煌的勝利。實質上預先確定了後來的渡江和佔領南京上海的勝利。（註二）

在頒發淮海戰役紀念章的命令上（淮海戰役的命名，是因為作戰地區在淮河與黃海之間）對這一戰役作了如下的評價：

『淮海戰役爲我關內南線空前勝利，是役……殲滅南線敵軍主要力量與精銳師團，活捉敵酋，……所有是役參加作戰人員，均應感到無上光榮。』

在來衡陽途中，我在徐州逗留了一整天。我們和曾在此地參加作戰的某軍司令部作戰科長譚前程（譯註二），一道到淮海大戰三個主要階段中第一階段戰鬥展開的地方去參觀了一天。在這裏，陳毅將軍的部隊以勇猛果敢的運動戰包圍了國民黨的有五個軍的兵團。和被圍兵團的戰鬥持續了十二晝夜。（譯註三）

【譯註一】淮海戰役爲第二野戰軍與第三野戰軍協同配合所進行，作者原文稱係二野在三野配合下所進行，譯文已予更正。

【譯註二】作者原文誤爲譚前林，茲據原名改正。

【譯註三】作者往訪者爲徐州以東的嶗莊圩，該地爲淮海戰役第一階段殲滅國民黨軍黃伯韜兵團處，該兵團計五個軍十個師，戰鬥自十一月六日至二十二日結束，前後共計十六天，圍殲該部者爲第三野戰軍。作者原文誤以敵爲四個軍，並誤爲劉伯承將軍所部所殲滅者。按第二野戰軍所殲者爲第二階段中之黃維兵團。譯文已予改正。

國民黨軍企圖由空中援助其被圍的部隊。戰場上時常出動到近百架飛機來轟炸掃射人民解放軍的部隊，並用降落傘向被圍的兵團投擲彈藥和給養。可是無論是這些辦法，無論是其他國民黨軍想與被圍部隊會合的企圖，無論是被圍部隊突圍的企圖，全部毫無效果，而十二天戰鬥的結果，十萬以上的國民黨軍都被打死打傷，絕大部份做了俘虜。

爲了更好的瞭解全部經過情形，我們下了火車，並步行到一個大村莊去，這村莊會是國民黨軍兵團司令部的駐地，而環繞着它的包圍圈在十二天中一天天的縮小起來，直到全部投降。

地形是華中這一地區特有的：平原，有傾斜的小丘陵。村莊坐落在這樣的一個傾斜的丘陵上，四周都環繞着水，顯然是同一條河的幾條支流。在村莊周圍國民黨軍築起一堵有許多地堡的泥牆，除了這堵牆以外，還有第二堵相當厚的舊粘土牆圍繞着村莊。

現在，在戰鬥以後，村莊業已半毀。兩堵圍牆幾乎完全被砲火所燬。村中心曾駐過兵團司令部的商店房子也被轟得很厲害。院子裏散亂着裝鎗的殘片，打穿了的鋼盔，武器的碎片。各處都有強大砲火的痕跡。在村莊附近有一所地主的莊院，國民黨軍最後的兩個營曾在此地頑守，這座莊院已被徹底夷平。

雖然時間已經過去了好多個月，可是這副光景看來還不是太平的。村莊裏面和周圍的一切都說明在這裏曾有過惡戰。

當我們回到鐵路車站上去時，譚前程和我並排大步地走在鄉間的大路上，講給我保證人民解放軍獲得淮海戰役勝利的五個因素：

第一，是共產黨和毛澤東的親自領導，他在戰鬥的最初時期就果斷地指示軍隊要作三個月的連續戰鬥（註釋一），並向軍隊提出這樣的任務——不讓國民黨軍主力逃過長江。

第二，是軍首長們的機智的戰術領導，他們對前線實際情況的正確估計。

第三，是允許中上層指揮幹部在很大範圍內主動執行任務，使他們大膽地運用自己豐富的多方面的戰鬥經驗。

第四，是軍隊中的民主運動，除了嚴格的紀律之外，在幹部與戰士之間還有民主的兄弟般的關係。

而最後，第五，非常重要的一點，是人民對於軍隊的規模愈來愈大的各方面的支援。

在戰鬥過程中，曾提出與保證軍隊取得戰役全勝有關的三個極為必要的任務：第一個是保證軍隊的給養。這裏後方，靠人民的支援而獲得解決。數十萬農民從很遠的地方將大米、小米、蔬菜、一切只要是軍隊吃的東西，日夜從補給站挑運到前方來。

另外兩個任務則直接在戰場上獲得解決。軍隊在戰場上用繳自敵人的武器彈藥來補充自己。

（譯註一）原文爲「五個月」，據譯者所知爲三個月，故已予更正。

並且在有了傷亡以後，就在戰場上用投誠過來的和俘虜來的國民黨軍士兵補充自己。因此，在淮海戰之後，人民解放軍不僅補足了自已物質上和人員上的損失，而且增強了自己在兵員和裝備上對於國民黨軍的優勢。

『對了，』惲前程說，站住指着路左的一大片田野，『就是在這裏，我軍幾乎是第一次用從國民黨軍那裏繳來的美國坦克來打他們（譯註一）。當這些坦克在戰場上出現時，那些困守着的國民黨軍深以為這是蔣介石答應過他們的坦克衝進來援助他們了，他們竟從戰壕裏爬出來迎接它……』

我們向車站走去。路的左右兩旁伸展着田野，大部份已經翻耕過，可是，不是這裏就是那裏都有彈坑、散兵壕、地堡和交通溝的遺跡。

我望着這一切，腦子裏就不覺想到，人民解放軍在這一年之中取得了怎樣迅速的軍事勝利呀。

在春初是淮海戰役，那時還不會渡江，還不會佔領上海和南京，蔣介石的政府還設在他的老首都；從廣州到前線還有幾千公里。而現在是秋天，上海、南京、廣州都被佔領了。除了沿海幾

【譯註一】第三野戰軍在解放戰爭中第一次使用繳自國民黨軍的坦克是在一九四八年秋
的濟南戰役中。

小塊地方而外，各處人民解放軍的隊伍幾乎都到達了中國的海邊，而國民黨手中則一共只剩了西南幾省，向這幾省的最後總攻，現在一處已經開始，另一處則正在開始。

這一攻勢的規模，人民解放軍作戰的大概範圍，在各處和在一切事情上都可以被清楚地感覺到。

我們在湖南省會長沙就感覺到了這個，那裏在一條由舊城牆基築成的高出在稻田上的公路上，停放着一長列用大批柳枝偽裝起來的拖有大砲的卡車。

在被戰爭破壞得很厲害的長沙到衡陽的公路上，也不能不令人感覺到這個。十一月七日我們在這條路上從早到晚坐了一天車子，沿着公路及其兩側，一路上都是向南走的無數釋放回家的被俘的國民黨軍，他們穿着單薄的黃綠色布軍裝，戴着勉強可以遮雨的大草帽，有的乾脆把一束束的稻草，縛住上端蓋在頭上，一直遮到腰部。而卡車隆隆地響着，大砲在拖過窪穴時跳動着，架橋部隊的車子像救火車似的怪叫着，軋鑲着鋼鐵的聲音趕過他們。

X

X

X

X

十一月七日中午我們開近湘潭城，用大渡船渡過湘江，湘江平靜而且寬闊，很像我們的奧卡河在其中流略山近郊的一段。

湘潭是湖南省的一個縣城，毛澤東就是在這裏求學，並開始其革命活動的。離此地十五公里